



第一案

閃光暗號



## 神祕客

有一天，我們的公寓突然有個女客來訪，據房東太太說，她在這裡等待福爾摩斯和我（華生）回家，已經有一個多小時了。

「看到華倫夫人——那個女客，我不禁露出了驚異的眼光。」

聽說華倫夫人跟我們的房東——哈德遜太太是同學，年紀也在四十左右，但哈德遜太太身材修長，而華倫夫人卻是個矮胖子，面部扁平，兩頰肥得向兩邊凸出，整個身體就像一個大啤酒桶似的。

不等我們開口，她就搶先向我們說：

「突然來這裡打擾兩位，真是冒昧得很。我是華倫太太，跟哈德遜太太從小學時代就是好朋友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她說話輕聲細語的。但是，當她伸過手來和我握手的時候，那氣力之大，竟使我忍不住輕輕的驚叫了一聲。

「喔！……」

好痛！

差一點兒，我就這樣大聲喊出來。

連福爾摩斯也對華倫夫人的握手蹙起眉頭來，好像不太高興似的，一骨碌的坐到椅子上以後，便毫不客氣的說：

「恕我不講虛禮，我們現在就開始談正題吧。聽哈德遜太太說，你的公寓裡，新近住進了一位很神祕的客人，是不是？」

這時，華倫夫人也將那胖得像啤酒桶一般的身體，坐到身旁的一張沙發上，喘了一口氣，然後說道：

「是的，先生。十天來，那個人到我家裡來向我說：

「有沒有好的房間？我要租！」

那聲音就像打雷般的，從我的頭頂上掉了下來。」

哈哈，因為你太矮了，所以誰都會從你頭頂上往下看的。

想到這裡，我不覺有點想笑。華倫夫人接著說：

「因為我那幢公寓是新建的，所以每個房間都很好。那時我尚未在報上登廣告，因此還沒有人來看過。我就說：

「有的，請你先看一看！」

於是，我就帶著他到每個房間去看了一遍，結果，他似乎很中意二樓最南端那個與起居室相連的房間。

「這個房間租金多少？」

我聽到他這樣一問，便回答說：

「每週五十先令。」

也許他嫌太貴，要是嫌貴的話，每週就算他四十先令吧！不要失去第一位顧客，因為到現在為止，還沒有人來看過房子呢！

我心裡一邊這樣盤算著，一邊注意他的臉色。

「好的，不過，你如果能接受我要求的條件，我每週可以付你五鎊的租金。」

「一週五鎊！這不等於我開價的二十倍嗎？這個人竟這麼闊綽，真是財神爺光臨了！這對我來說，簡直是求之不得哩。」

「好，再好也沒有了！但是，不知道你有什麼條件？」

我恭恭敬敬的這樣問，這時，他突然從衣袋裡掏出一張十鎊紙幣說：

「我先預付訂金，以後每週照付五鎊，至於我的條件，只有兩個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他目不轉睛的俯視著我。

華倫夫人的問題似乎並不簡單，看樣子，不知道要拖上幾個鐘頭哩！

福爾摩斯抬頭望著天花板，臉上顯出不太高興的樣子。

正說得起勁的華倫夫人，一面用手帕擦著臉上的汗，一面繼續說：

「這時，那個人的眼睛突然發出炯炯的亮光，提高了嗓音，傲慢的說：

「第一個條件，大門的鑰匙要交給我。」

我爲了那一週五鎊的房租，當然滿口答應：

「好的，好的，這沒問題，我把另外一把相同的鑰匙交給你保管好了。請問還有一個條件是什麼？」

我自信自己說話的態度始終非常謙恭和藹。

「唔……第二個條件是——不管任何人，包括你和女傭，絕對禁止跨進我住的房間一步。知道嗎？」

那種說話的口氣，就像是軍官對士兵發布命令一樣。

一直默默不發一言，坐在一旁的哈德遜太太，這時插嘴說：

「真是個怪房客！那麼，他既然不准別人進入他的房間，難道連他自己也出去嗎？」

「他外出過一次，那是搬進來的那天晚上。」

「是第二天早晨回來的嗎？」

「不，是當天深夜裡回來的，因爲他手裡有大門的鑰匙，我是在自己寢

室裡，聽到他悄悄的走上樓梯的腳步聲。」

「從那一次以後，十天當中，他一次也沒有出去過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裡，我因爲好奇，所以，曾偷偷的走到二樓的走廊上去，只聽到他房間裡不停的有走來走去的腳步聲……」

「他不准別人到他房間去，可是，一天三餐怎麼解決？」

「說起來又是一件怪事。他在搬進來的時候，曾經一再吩咐我：

「房間裡有電鈴，肚子餓了，我會按鈴的。你聽到鈴聲，就把食物裝在托盤裡，端上來放在門外就行了。吃完了以後，我會把餐具放在門外。那時，我也會再按鈴通知你的，你就可以上來把它拿走！知道嗎？」

他的話最後總是一句命令式的「知道嗎？」

我因爲看在每週五鎊租金的分上，把他當作財神爺，當然只好事事遷就他。一天三餐，送到他房門口，放在一張椅子上。每天送早餐時，順從他的意思，把當天的每日時報，放在餐盤旁邊。」

「哦？他整天關在房間裡，也想知道社會上的情形和動態嗎？他年紀有多大了？」

「還年輕，差不多三十歲吧！可是，嘴上留著一撮很濃的鬍子，身上穿著一套筆挺的純毛西裝。」

「他的行動不是很奇怪嗎？叫什麼名字？」哈德遜太太問。

「我還沒有問過他呢！」

「哎呀！你做事仍舊還是那麼漫不經心，其他還有些什麼怪現象嗎？」

「有的。我爲了要向福爾摩斯先生請教，還特別帶來了一點東西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因此找出一點兒線索？」

說著，華倫太太看了看福爾摩斯的臉，同時，用她那肥胖的手指，扭開那紅色手提包上的釦子。

到底是什麼東西呢？

我從桌子的這邊用好奇的眼光，目不轉睛的看著華倫夫人的動作。

華倫夫人肥胖的手指從紅色的手提包中，拿出了一個新的牛皮紙信封，再從信封中輕輕的拿出幾樣小東西放在桌子上，我一看，不禁失笑說：

「哈哈！這不是兩根火柴棒和香煙頭兒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看這兩根火柴都是點過的。」

「這裡面難道還有什麼文章嗎？」

「這是今天早晨，我去收拾早餐餐具時，放在門外盤子上的。」

「哈哈，福爾摩斯，怎麼樣？從這些東西裡面可能找到什麼線索嗎？」

悶聲不語的福爾摩斯，靜靜的把桌子上的煙頭兒和兩根點過的火柴棒兒看了一下，然後開口說：

「唔，華生，這似乎有點兒奇怪！」

「怎麼奇怪？」

「火柴當然是爲了點香煙用的，可是，這兩根火柴都只燃了一點點。」這時，華倫夫人挺直腰，以不解的神色向福爾摩斯說：



「一點兒也不錯啊！不過，你所說的奇怪，是指什麼呀？」

「這個煙頭兒已經吸得剩下一點點，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那人既然留著那麼濃的一撮鬍子，把香煙抽得這麼短，豈不是要燒到鬍子了嗎？」

「呀！言之有理！可是，也有好多人是用煙嘴兒抽煙的呀！」

「可是，這個人並沒有用煙嘴抽煙，瞧！煙頭兒的一端咬得這樣齜。」

「唔！真的，的確有點奇怪！福爾摩斯先生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一個留著一撮濃鬍子、年約三十歲的男人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已經十天了，但是，另外可能還有一個沒有留鬍子的人在裡面，這個煙頭兒就是那個人抽剩下來。」

「華倫太太，你的看法如何？是不是懷疑有兩個人住在裡面？」哈德遜太太顯得很害怕似的問。

「我想不會是兩個人，因為每天三餐食量奇少，我還奇怪他每頓吃那麼一點點，是否吃飽了呢？」

「唔，就算是一個人，十天當中，外面也沒有人寄信來給他嗎？」

「連一封信也沒有啊！」

「有什麼行李沒有？」

「簡直可以說沒有，他只是在搬來的那天，帶來一個咖啡色的大皮包而已，以後，誰也沒有進出過那個房間。」

「早晨女傭打掃的時候，有沒有進去過？」

「每天好像都是他自己打掃的。」

「真是越想越奇怪了！」

哈德遜太太說完，福爾摩斯又像往常一樣，開始來考我了。

「華生，根據現在的這些資料，你作何判斷？」

「胖一瘦，兩位夫人的眼光一齊集中在我身上，期待著我滿意的答覆。華生醫生會怎樣答覆福爾摩斯呢？」

看她們臉上所露出的神色，我便猜到兩位夫人心中在想些什麼。

嘿，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難題。

我心中湧起了一股強烈的反感，可是，想來想去，卻沒有想出任何可疑的線索。

「唔，要判斷這個問題，單憑剛才這一點資料是不夠的，輕率的遽作判斷，是導致錯誤的根源。」

接著，我無可奈何的向華倫夫人說：

「那個人的這些舉動，的確有可疑的地方，但是，他付出了你所要求的房租的二十倍，而且還付有押金；他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出門，一點也不麻煩你，這種房客到哪裡去找？我倒是認為你才奇怪哩！」

聽到我這番話的華倫夫人，突然瞪著眼睛，問福爾摩斯說：

「真是這樣嗎？福爾摩斯先生，你認為怎樣？」